

龙骑士



赖尔
著

少年御神龙 / 仗剑谱战歌

只要与同伴在一起，我就永远都不会输！

天之裂缝 / 乱世阴谋 / 少年执剑 / 激战异界

东方剑仙 / 西方法师 / 上古神龙 / 深海蛟龙

最完美中西方魔幻史诗至尊之作

超人气美女作家重磅出击 · 魔幻世界最强风暴震撼来袭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龙骑士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骑士 / 赖尔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790-4

I. ①龙… II. ①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7451 号

书 名	龙骑士
作 者	赖 尔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吴小波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蓝小瑟
封面 设 计	陈 婷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00 mm 1/16
字 数	320 千字
印 张	20
版 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790-4
定 价	2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

001/ 楔子

006/ 第一章 Adventure start !
奇妙冒险，即将展开！

025/ 第二章 Death penalty !
城墙上的绞刑架！

044/ 第三章 Heal !
书呆子和治愈之光！

063/ 第四章 Legend !
目标大海，传奇起航！

080/ 第五章 Aboard !
海盗船与龙卷风！



目录

095/ 第六章 Captain !
不能进行的交易!



109/ 第七章 Estuary !
加利亚港口之战!



125/ 第八章 Glory !
夜之海幻想曲!



144/ 第九章 Jumbo !
激战, 魔兽裂隙!



159/ 第十章 Cat !
又萌又软的猫女孩!



目录



174/ 第十一章 Evil !
雪山上的幽灵!

187/ 第十二章 Heartless !
残酷冰冷的心!

200/ 第十三章 Kidnap !
天使与恶魔!

215/ 第十四章 Occur !
不可饶恕的恶行!

230/ 第十五章 Bygone !
前因与后果!

目录



244/ 第十六章 Deceit !
暗影与卡西拉大陆的真相!

257/ 第十七章 Fairy !
昆仑与西王母!

271/ 第十八章 Inability !
被迫无言的控诉!

287/ 第十九章 Lilac !
无法判断的抉择!

301/ 第二十章 Never say goodbye !
再见了, 卡西拉大陆!

“尊敬的卡西拉大神，拜托您，明天下雨好不好？刮风打雷下雨，怎么样都好，总之只要是个坏天气，不能举行庆典就好了！”

晚风拂过窗边的轻纱，露出一张稚嫩的小脸。看上去只有六七岁的男孩子，有着亚麻色的卷发，还有仿佛湖水一般湛蓝的眼眸。此时的他，正趴在窗台上，合起双手向天际祈祷。暮日西沉，漫天红云，绯红的晚霞预示着明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。这晴朗的预兆，却让男孩不满地嘟起了粉嫩的嘴，冰蓝的大眼睛里有亮晶晶的水光在闪动。

明天是国胜日，是全年最为热闹的日子，一年一度的王国胜利庆典，将在王都凯安斯城举行。届时不但有骑兵队的马术表演，还有魔法师军团的烟花演出，马戏团、小商贩也将聚集在王城里。男孩几乎盼望了一整年。然而，就在一个小时前，这份憧憬被无情地打破了。向来温柔的妈妈，双手叉起了腰，不悦地皱起了眉头，并严肃地向他宣布：“温迪，作为惩罚，明天你必须待在家里，不能参加庆典。”

就在男孩眼里浮上水汽，小声地反驳“不是我的错”的时候，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斯多姆却躲在妈妈的身后，冲他吐了吐舌头，做了一个可恶的鬼脸。

明明是哥哥拿出了晾衣杆说要练剑；明明是哥哥打碎了外婆送给妈妈的花瓶；明明是哥哥在撒谎，把过错都推给了他，可是妈妈却相信了哥哥的说法……想到一会儿前发生的事情，温迪垂下小小的脑袋，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滴落在窗沿。晚风送来欢声笑语，那是市民们在为第二天的庆典做准备，喧闹的声音让温迪的心情更加低落，他抬起头，虔诚地望向天幕，向无形的神明祈祷——

“卡西拉大神，拜托您，让庆典开不成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坏孩子，做错事的明明是哥哥，为什么受到惩罚的却是我……”

就在孩童伤心地抱怨母亲和兄长时，忽然，天幕闪现出一道炫目的白光。那突如其来的闪电，像是一把倒竖的三叉戟，从天而降，撕裂晚霞。伴随着惊雷，霎时间，狂风大作，乌云涌动，十几道电光轰然落下，仿佛是在天与地之间拉开了闪电的牢笼。紧接着，咆哮的怒风卷起乌云，在天幕中疯狂地旋转，汇聚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可怕旋涡！

狂风呼啸，电光闪烁，那飞旋的旋涡，在天空中撕扯出一个偌大的裂口。幽深的裂缝中暗影攒动，一个黑压压的庞然大物，缓缓从旋涡中飞出。那是一座漂浮在空中的飞岛，它的出现，几乎遮蔽了天幕，让这黄昏时刻彻底陷入了黑暗之中。

趴在窗口的温迪瞪大了双眼，愕然地望着剧变的天色，还有那突如其来的浮空岛。直到不远处的市民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，温迪才回过神来，他仰望天幕，由衷地感谢：“多谢您，卡西拉大神！这下子庆典办不成啦！”

就在幼稚的孩童欣喜万分的瞬间，只听一声尖锐的巨响，浮空岛上迸射出无数燃烧的巨石，仿佛利箭一般飞向四野。贲张的火舌尖啸着，与巨石一同砸击大地，摧毁了钟楼和广场，激起碎石与烟尘。散落的火花引燃了民居，人们尖叫着四处逃窜，整座王城顿时陷入了骚动与混乱之中。

熊熊火光映照在男孩稚嫩的面容上，半分钟前的欣喜笑容，此时瞬间凝固。温迪手足无措地僵硬在那里，他只能怔怔地瞪着窗外——流星火雨，漫天坠落，飞弹一般的巨石与炽热的火舌，狂暴地袭击了这座城市。更可怕的是，从那浮空岛上飞出数百诡异的阴影，长着翅膀的巨蛇、三个脑袋的老虎、好多条尾巴的狐狸……那些从未见过的怪物，从四面八方飞降在都城，它们撞翻了高墙，抓破了屋顶，在街道上肆意奔跑，横行无忌。

“兽人！兽人来袭！”街上的人们发出凄厉的呼叫，紧接着是呜呜的警报声，划破云霄。温迪看见骑士小队骑着骏马赶来，他们围住了一只九个头的怪鸟。小队长掀开了面罩，露出了英武的面孔。这个年轻帅气的骑士此时瞪着怪鸟，露出了惊愕的表情：“不对！这绝对不是兽人族！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”

九头鸟同时伸长了九个脖子，九张嘴巴同时喷出火球，像是炮弹一般向骑士们喷薄而去，惊得马匹扬蹄嘶鸣。就在骑士们纷纷闪躲的时候，怪鸟张开双翅，扇起烈风，腾空而起，飞向都城的另一头。骑士队长立刻掉转方向，一边策马追击，一边向他的下属发布指令：“快！那怪物飞向神圣殿堂了，快去保护大祭司！立刻，马上！”

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骑士们便消失在街道的尽头，只剩下倒塌的房屋。烈火吞噬着断瓦残垣，人们在废墟中奔跑，试图逃离这恐怖的境地。就在这时，又一声尖啸划破耳膜，一枚带着火星的飞石，划开天幕，砸向临近的屋子。大地猛地震颤起来，巨大的冲力让墙壁震动不休，小温迪从窗台上跌了下来，又从窗边的小床上滚落。他的额头正磕在床脚上，温热而黏稠的液体顺着额角滑落，他抬起昏昏沉沉的脑袋，却看见迸射的火花引燃了窗帘，火舌迅速向屋里侵袭，顺着床单向男孩逼近。

“温迪！”

“咣当”一声，门被狠狠地撞开了。斯多姆大吼着冲进屋子，看见年幼的弟弟头破血流地摔在地上，他不顾怒张的烈焰，一个箭步冲了上来。年仅八岁的他，抱起六岁的弟弟，奋力地向外奔跑。可追逐不舍的火舌，只用了半分钟的时间就将被单和木床点燃，并且无情地冲向门口，追赶着孩童狂奔的背影。

忽然，伴随一声轰然巨响，大地再度剧烈震颤，似乎是流星火雨撞上了墙壁，屋子里的吊灯、桌上的花瓶与摆设猛烈地摇晃起来，玻璃杯与瓷碟“哗啦”一声摔碎在地板上。与此同时，被烈火缠绕、摇摇欲坠的横梁，重重地砸落下来，眼看就要击中两个孩子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一道纤弱却又无比坚强的身影，张开双臂，以自己的身躯拦下了这致命的一击。

“妈妈！”

斯多姆大声呼喊。贡张的火舌之中，温柔又严肃的母亲用自己柔弱的肩背和臂膀，庇护年幼的孩子，为他们撑起一片小小的空间。斯多姆可以清晰地看见，横梁击中了母亲的头顶，猩红的血顺着她白皙的面庞滑下。他看见火焰欺上了母亲浅金色的长发，烧着了她的衣裙。他看见母亲像绿宝石一般的碧色眼眸里，闪烁着莹莹水光。

“快跑……孩子，快跑……”

母亲的命令，并没有让斯多姆离开。红发男孩探出手，想要从升腾的烈焰中拉住母亲的胳膊，可是喷薄的火海却阻隔了他的动作。

“快走！你还要保护弟弟，快离开这儿！”被烈火烧着了金发女人，并没有发出痛苦的惨叫，而是一遍遍地重复着，让自己的孩子赶快离开。

斯多姆大吼着“妈妈”，但怀中弟弟颤抖的身体，让他无法不顾一切地冲入火海，追随母亲的身影。最终，红发男孩狠狠地转过身，他用胳膊紧紧环住了温迪，用自己的手掌护住了弟弟的后脑勺，拔腿向门外狂奔。

房屋坍塌的声音、火焰燃烧的声音，统统被男孩抛在了身后。在跨出房门的那一瞬，他听见屋子轰然崩塌，还有母亲最后的话语——

“斯多姆，妈妈爱你。”

当红发男孩回过头去，所见的，只有冲天的怒焰。承载着无数记忆的家园，已在烈火中消失了踪影。斯多姆来不及悲伤，因为更多的流星火雨，正从浮空岛上轰鸣坠落，砸向这座宏伟威严的王都。街道上奇形怪状、不知名的怪兽奔行着，它们横冲直撞，咆哮着、嘶吼着。眼看一只长翅膀的老虎冲了过来，斯多姆忙抱紧弟弟，慌不择路地冲进了道路旁的一条窄巷。

昏暗的小巷里，堆积着装满杂物的木箱。斯多姆蜷下身躲在箱子后面，他小心地将温迪护在怀里，和妈妈一样的翡翠色双瞳，戒备地望向巷子的入口。耀眼的火光，映照出纷乱奔逃的人影。象征着王国军胜利的英雄雕像，被飞虎怪物的利爪拍碎，雕像的头颅摔落在地，跌成破碎的残渣。

“是我……都是我的错……”

怀中传来啜泣声，斯多姆垂下眼，看见弟弟温迪的身子正不住地颤抖着。平时总以戏弄弟弟为乐的兄长，伸手轻轻拍打着温迪的后背，小声安抚着：“温迪别怕，哥哥在这里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，”温迪狠狠摇了摇头，他抬起稚嫩的脸孔，被烟尘熏黑的小脸上泪痕交错，他伸出小拳头抓住了哥哥的衣角，惊慌又自责地说，“是我，都是因为我……是我向卡西拉大神祈祷，我求他不要办庆典……会变成这样，都是我的错……”

“温迪，你听着，这不关你的事！”斯多姆小声劝慰，他轻拍着弟弟的后背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嘶哑的低吼。斯多姆伸手做了一个“嘘”的动作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望向巷口——

那长着羽翼的虎怪，踏出尖锐的长爪，血盆大口里探出猩红的舌头，壮硕的身躯向小巷逼近。火光将它可怖的身形映在地上，那诡异的阴影，一步一步，越发逼近。

斯多姆咬紧牙关，他将身体缩回箱子背后。望着惊慌失措、泪流不止的弟弟，斯多姆低下头，轻轻地在温迪的额头上印下一吻。随后，他猛地将弟弟塞进了废弃的木箱里，然后爬起身来，拔腿就跑：“嘿！你这个丑八怪，来追我啊！”

红发男孩不停地挥舞着手臂，吸引怪物的注意力。就在飞虎向他亮出利齿时，斯多姆随手抄起一张破椅子，“嘿啊啊啊啊”地大吼着，冲怪物扑了过去。

然而，八岁男孩的力量，在这巨兽面前，连给它挠痒痒都不够。怪物举起利爪，一掌就拍碎了木椅，锋利的爪子像是牢笼一般，将斯多姆禁锢在地上。男孩拼命挣扎着，吼叫着“放开我”，却不能阻止怪物半分。只见那飞虎低下狰狞的头，张开长满利齿的大嘴，一口咬向斯多姆……

“唰”的一声，虎背上的羽翼骤然伸展开来。怪物将斯多姆的躯体咬在口中，展翅腾空，瞬间便飞上黑暗的天幕，向那喷射着流星火雨的浮空岛飞去。

当温迪好不容易掀开罩在身上的破布与杂物、从木箱中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这一幕。眼看怪物飞向夜空，而哥哥的手臂从虎口中无力地垂落，孩童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：“哥哥——”



放学的铃声回荡在校园里，熙熙攘攘的笑闹声逐渐淡去，校园一点一点地陷入了宁静之中。晚风吹动窗口的纱帘，让西斜的阳光映入教室，也映在一个清瘦少年的身影上。

少年将黑板擦拭干净，然后弯下腰，用扫帚将灰尘与纸屑扫进簸箕里，并将它们倒进垃圾袋。忙完这一切，他的额头上已泌出一层薄汗，他呼了一口气，将卫生用具收进小柜里，然后拎着垃圾袋走到教室门口，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东西落下之后，才关上了灯，轻轻地带上了大门。

今天是周二，轮到身为学习委员的江君值日。本该与他搭档的同学，却因为吃坏了肚子，没等放学就请假回家了。被大家戏称为“学霸”的江君，在读书考试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，但在卫生扫除方面只能用一个“渣”字来形容，他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将教室打扫干净。就在江君走在静谧的校园小路上，走向垃圾站完成他最后一项任务的时候，忽然，树丛后伸出了一双有力的胳膊，捂住了少年的口鼻，将他拖向黑暗中。

“呜呜呜！”遭受突然袭击的江君，奋力地挥动胳膊，他用手里的垃圾袋狠狠砸向施暴者，却被对方死死攥住了手腕。

“闭嘴，你嚷嚷个什么劲儿啊。”

稍显低沉的嗓音，不耐烦的语调，那声音竟是无比耳熟。江君停下了挣扎，惊讶地望着对方——他的同学，班上有名的“刺头儿”——卓燃。

同为十四岁的初二男生，卓燃的体形却与江君大不一样，大约是遗传自他当消防员的爸爸，这家伙发育超快，个子又高又壮，身高已直逼一米八。见江君停止挣扎，卓燃放开双手，抱着胳膊，挑了挑眉，一脸不耐烦地瞪着江君：“你个蠢货，被人盯上了都

不知道。”

“我？被人盯上？”江君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说辞，然后忍不住“噗”地喷笑出声，炯炯有神地望着卓燃，“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什么人会盯上我啊？再说了，说起挑事找麻烦，你被不良少年盯上的几率，应该会高过我一百倍还不止吧。”

卓燃无视江君的话，他侧身藏在粗壮的梧桐树后，伸手拨开前方的灌木，从叶片的缝隙中向外张望。他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也激起了江君的好奇心。后者也学着他的动作，眯起眼从树叶中向前方看去，可过了放学时间的校园小道上空无一人。

江君耸了耸肩，摊开双手，无奈地陈述：“根据科学调查，生物学、心理学和社会环境因素都会对大脑产生影响，破坏大脑的稳定功能状态，导致认知、情感、意志行为等方面发生异常。具体表现在性格改变，孤僻不合群，工作学习能力下降；情感改变，趾高气扬，爱发脾气；还会伴有敏感多疑的症状，总怀疑别人对自己有敌意……”

“少啰唆！”原本一直忽略对方的卓燃，听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开口打断对方，恶狠狠地反问，“那你是说我有病吗？”

“你看，暴躁易怒，成绩下降，趾高气扬，敏感多疑。”说到这里，江君停顿了片刻，他上上下下地将卓燃打量了一遍，然后无辜地摊了摊手，接着说，“我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。根据精神病理学的叙述，在臆想症产生的早期阶段，及时治疗的话是可以痊愈的。”

高个少年露出了崩溃的表情，他一手扶住额头，极度不爽地撇了撇嘴：“瞄了个咪的，我真是吃饱了撑的，竟然管你这个傻缺的闲事。”

听了卓燃的感慨，江君立刻解释说：“其实根据病理记载，爱管闲事也是臆想症初期的表现形式之一……”

他的话并没有说完，因为卓燃猛地伸出胳膊，一把摁住了他的肩头，大力地将他摁倒在了地上。江君疑惑地瞪大眼，只见卓燃冲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两个少年蹲在灌木丛中，可以清晰地听见纷乱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

“那小子跑到哪儿去了？俺明明看见他出了教室往这边走了。”

说话的人声音嘶哑，操着外地口音。听见这句，江君顿时僵住了身形。这个声音他听过，就在四个小时前的午休时间，他还跟这个男人有过交谈。

那是在距离学校不远的超市门前，他看见有一个男人在摆摊。他穿着灰扑扑、还沾着泥印子的旧衣服，破旧的解放鞋上满是黄泥，他用一块皱巴巴的红布垫在地上，上面摆了一只铜鼎。一位大妈拎着菜篮子路过，好奇地瞥了小摊一眼，摆摊的男人立刻招呼起来：“哎，大姐，这是十几年前俺爹从地里挖出来的，听说是个宝贝，咱家一直藏着。

俺媳妇病了急用钱，俺也是万不得已才拿出来卖的，只要六百块，六百块给媳妇看病。”

买菜大婶停下脚步，先打量打量那农民，又将信将疑地瞄了瞄那铜鼎。见她不说句话，那农民惋惜地摇了摇头，伸手抓起红布，似乎又要将那铜鼎给裹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探头过来，出声招呼：“兄弟你先等等，让我看看这鼎！”

卖鼎人又掀开了红布，那西装男伸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，盯着铜鼎打量了半晌，啧啧称奇：“天哪，不至于吧！这做工，这质地，这饕餮纹，跟马王堆三星堆的一模一样……兄弟，你这多少钱，我买了！”说着，西装男把手揣进衣兜里就要掏钱。

一见他这动作，那买菜大婶急了，连菜篮子也不顾了，她左手摠住西装男，右手从裤兜里掏出几张老人头，拼命往卖鼎人手里塞，急匆匆地说：“这宝贝是我先看见的，我先买了！”

就在大婶抢着付钱的时候，一位清瘦文弱的少年，伸手拦住了她：“阿姨，别付钱，他们在骗你。”

卖鼎人嘴角抽了抽，西装男眯起了眼，江君毫无畏惧地看着他们，然后转而望向买菜大婶，正色道：“首先，饕餮纹的确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，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，而三星堆出土发掘的青铜兽面具，确实是饕餮纹的代表作品。但是三星堆和马王堆是风马牛不相及、八竿子都打不到边的事情。三星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青铜文化，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。而马王堆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地，是西汉时期文化的瑰宝。这个人连马王堆三星堆都分不清楚，只是胡乱地说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，其实就是专门用来忽悠不懂历史的阿姨你的。”

在买菜大婶震惊的目光中，少年接着说：“其次，不提这只铜鼎的真假，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农民。你看他的手，虽然沾了泥土，但是手背上没有皱纹，掌心里也没有老茧，根本就不是长期干农活的。至于这个穿西装的，他虽然打了领带蹬着皮鞋人模人样的，但是阿姨您看，这人的袜子是纯白色的，真正学习过商务礼仪的人，是不会用白袜子搭配深色西裤和黑皮鞋的。还有，阿姨您再仔细看一下，这两个人穿的袜子纹路是一样的，试问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这说明他们两个根本是一伙的，这个人其实就是个托儿。”

外号“学霸”的少年，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。这个天赋不仅让他轻松地完成课业，成为令同学们羡慕忌妒恨的“考试小能手”，也让他一眼就看穿了骗子的行径。

听了江君的话，买菜大婶赶紧抽手，迅速将钞票塞回了兜里，她横着眼对两个骗子“呸”了一声，然后拎起菜篮子，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。

眼见嘴的肥羊飞了，西装男一把捞住江君的衣领，然而还不等他说出威胁的话语，少年抬手指了指斜上方——在那里，安放着超市门口的摄像头。随后，他泰然自若地陈述：“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，是诈骗公私财物两千元以上，属于数额较大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应该很清楚，你们骗六百块根本达不到量刑标准。但如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那又不一样了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34条规定，故意伤害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。如果你们两个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，那你们就出拳吧。”

少年镇定自如的反应，让西装男怔住了。他和卖鼎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松开了拳头，后者伸手指向江君的鼻梁，凶神恶煞地撂下狠话：“臭小子，别让爷爷我再撞上！”

面对这赤裸裸的恐吓，江君淡定地掸了掸衣领，在骗子们愤恨的目光中，转头朝学校大门的方向走去。少年没想到，在四个小时之后的放学时间，骗子竟然会出现在校园里。

“卓燃，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是来报复我的？”藏身在灌木丛中，江君压低声音，对身边的卓燃发出质疑，“可是这不合常理啊。虽然报复心的确能构成动机，但骗子们不会因为六百块的生意报废，铤而走险来学校殴打学生啊。”

面色不善的卓燃给了对方一个白眼：“我哪里知道骗子怎么想的？我只知道你前脚离开超市，那穿西装的后脚就跟上你了。啧，我还以为你聪明，结果跟猪一样，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！”

少年疑惑地眨眨眼，随后又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原来如此，你中午正好看见我拆穿了那俩骗子，刚刚放学又看见他们埋伏在校门口，所以特地跑回来提醒我……”

“谁特地回来提醒你啊？啰唆！”卓燃不耐烦地打断对方的话，他从叶缝里窥视着骗子的背影。只见那人走到小路尽头，在垃圾站张望了一圈后，突然又回过头。卓燃赶紧伸手压住江君的脑袋，让两个人趴得更低。

那骗子一边往回走，一边掏出手机：“你那儿找着人没？怪了，难道这小子还能插翅膀飞了……俺咋不知道，你没听那几个学生仔说，那臭小子他爸是博物馆馆长，只要能搞到一件宝贝，俺们这辈子都不用愁啦！”

听到这句，江君眼睛一亮，他总算明白骗子的动机是什么了：这些家伙，是想绑架了他，拿他来要挟他爸爸，盗窃国家文物。

“你别动，就给我在正门守着！”那一头，骗子正继续跟同伙通话，“后门有老四盯着呢……对，还有三子，他也翻墙进来了，俺就不信，咱几个老江湖，会找不着一个小毛孩！”说完，骗子就收了线。

躲在暗处的卓燃和江君，同时偏头对望一眼，传递出同一条信息：照这么看来，对

方至少有四个人，封锁了学校的各个通道，而且他们目标明确，都不是善茬儿。

足音渐渐远去。卓燃偷瞄一眼，确认那骗子拐了弯、走向教学楼的另一侧开始搜寻，他忙从裤兜里掏出手机。可悲的是，触摸屏上漆黑一片，无论他如何摁动 POWER 键，都毫无起色。卓燃愤愤地骂了一句，然后冲江君努了努嘴：“快！打 110！”

“像我这么遵守校规的学生，怎么会做出上课打游戏把手机电都耗光这种事情来呢？”江君摊了摊手，无辜又无奈地说，“我根本没带手机上学啊。”

“喵的！”卓燃竖起手指，冲对方比了一个不雅的手势，“我真是脑子抽了，才会来帮你这种白痴！快走！”

眼看卓燃向树林外冲去，江君也跟着直起身，并不解地发问：“咱们走去哪儿？就算你人高马大，也不可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啊，万一他们身上带了管制刀具怎么办？敌我悬殊太大，这种情况下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拼。喂喂，卓燃，英雄不代表鲁莽硬冲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。”

“谁想不开了？”走在前面的卓燃，一个眼刀瞪过来，“你猪啊你！教师办公室有电话，咱们躲进教学楼，找地方报警！”

此时已是晚上六点，在这深秋时节，最后一抹夕阳也消失在了高楼大厦的背后，夜幕已笼罩了校园。两个少年穿梭在幽暗静谧的小道中，卓燃开道，江君紧跟其后。偷偷摸摸地靠近教学大楼，卓燃拉开厚重的门扉，让江君先钻进去，然后他左顾右盼地张望了一圈，确定没有歹徒瞧见之后，他也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楼里。

然而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正当卓燃小心地掩上大门时，一阵过堂风正巧吹过，“哐当”一声，门不受控制地重重关上了，并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“糟了！”卓燃探头一看，那骗子果然也听到了动静，冲教学楼跑了过来。他忙拽住江君的胳膊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位于四楼的教师办公室狂奔。奔跑的足音回荡在寂静的走道里，登上四楼的那一刹，卓燃猛地停下脚步，冲江君递了一个眼色。聪明的学习委员江君立刻会意，两个少年放慢步子，猫着腰轻轻地向办公室摸去。

与此同时，骗子和他的两名同伴，也冲进了大楼里，他们毫不犹豫地踹开教室大门，开始逐层逐间地搜索教室。趁着他们在下层搜寻的时候，卓燃与江君也悄悄地潜进了历史组的办公室。卓燃守住门口，从门上的观察窗中观望门外的状况。而江君则冲到了桌前，拿起桌上的座机，手忙脚乱地摁下“110”。

“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”

等待的铃音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少年急得满头是汗，发出崩溃的抱怨：“怎么没人接